

东西文丛

理解了木头
就
理解了东方



木头里的东方

石映照 著



The Orient in the Wood

木头里的东方

石映照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头里的东方 / 石映照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1

(东西文丛)

ISBN 7-80187-857-4

I. 木... II. 石... III. 东方文化—研究
IV. K1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221 号

木头里的东方

作 者: 石映照

策 划: 向 静

责任编辑: 池 倩

封面设计: 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7.25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857-4/J · 001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英国学者纳米尔 (L·B·Namier) 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十八世纪的英国有个协会叫“可兰”，规定要去过东方的人才有资格入会，后来协会觉着有些人真该入会，又没去过东方，于是，就把入会章程又改为“表示希望游历东方”。

到东方去。相当长时间以来，这基本上是西方知识分子想望中的精神出游。但是，这种有点像鲁迅说的他们“恨不得中国永远都是一个古董的国度”的心态，多少都

有点缅怀或是凭吊的意思——就跟欧洲人也总是要常常去希腊转转是一个道理。道义上的同情往往构成另一种隐秘意义上的歧视，不要

孔府大门，名为圣府，亦为中国人的精神殿堂。

卓别林一直就纳闷儿，肉馅儿怎么会跑到饺子皮里去的？而博尔赫斯先是对着毛笔书法看得发呆，伫立良久，终于在满是感激地抚摩着一支东方拐杖的弯曲处入定之后，慢慢进入了满是中国味道的“交叉小径的花园”。



乔治·布什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说: 如果有人
自称理解中国, 那正
是他不理解中国的表
现。



马可·波罗离开
威尼斯, 一个到东方
去的神话就此拉开序
幕。



山西洪桐县“老槐树”, 相传明代实施移民政策, 许多背景离乡的人是在该地领取公文, 所以后人视“老槐树”为祖先之地。

以为这种歧视今天就没有了。在欧洲, 在美国, 以为中国还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很多, 就像他们的前辈, 有的人以为长城是恐惧的象征, 有的人以为这里的人都会一手功夫, 有的人以为这里仅是一个世界加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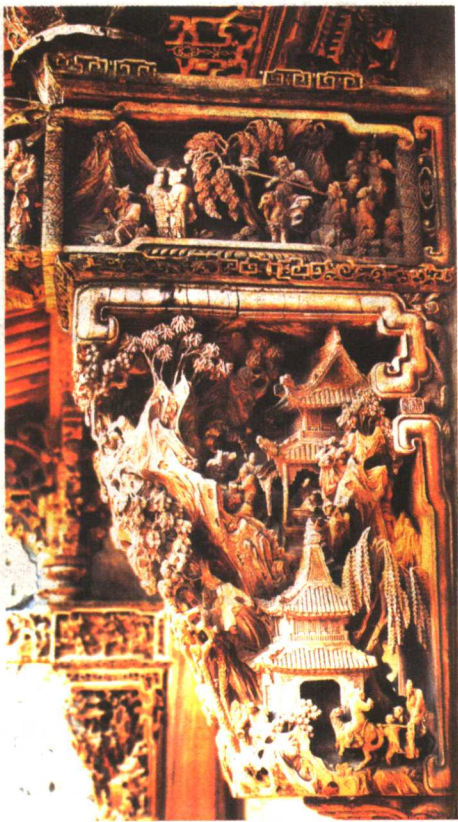
利马窦与徐光启



有的人以为这种古老文明还跟几百年前的一件瓷器一样，好看而易碎。不论怎么说，东方都有点不确定，多少都有点神秘。

进入中国的角度和方式太多了，以至于似乎每一个外国人走一圈都敢说了解中国，或根本不了解中国。

异质文化总是让人在比较中吃惊而敏感，但东方文明到底又太复杂，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每隔一些年头就会起一个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大都是围绕自己的历史、传统，诸如国学、新儒家、东方道德观、自然主义等等，但爬出这个陷阱的方式是必须借助于更多的争论，于是，问题就总是会一直悬置在那里。当然，也可立即停止争论并另辟蹊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实用”的工具去不



木雕《游览山水》

即使是今日，英国贵族学校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懂点农艺，英国绅士都要有土地才像样，要会分五谷的书生也才吃香。



浙江兰溪县诸葛村祠堂梁架牛腿

偏不倚地阅读东方，去真正进入中国文明的内部。

中西交往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唐一代，时常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达 10 万之众，但真正成形的记录却要始于元朝时的马可·波罗 (Marco Polo)；紧接着这个旅行家时代的，是 16 至 18 世纪由利马窦 (Matteo picci) 开创的传教士时代；第三次到中国的浪潮则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纪的西域探险考察家时代。在这个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历来都不乏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如托马斯·布朗 (Thomas Browne)、威廉·坦布尔 (William Temple)、维科 (Giambattista Vico)、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Nicolas Malebranche)、孟德斯鸠 (Montesquieu)、魁奈 (Francois Quesnay)、伏尔泰 (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卢

木头以及木头做成的一切用具，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阴柔之美，它对人没有像石头那样的拒绝力。



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以及并不遥远的雨果 (Victor Hugo)、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等。但是, 在他们之中, 即使有《论中国的文字及其他》(维科)、《论中国的政体、法律、道德及其他》(孟德斯鸠), 再加上《16 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等书, 都还谈不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 而大多只是些对中国走马观花式的漫谈或游记。再往后, 英国海军上将、著名的乔治·安逊勋爵 (Lord George Anson) 率队两次到达中国, 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但他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猛烈地讥评到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 (这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 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虽然如此, 中国的丝绸、瓷器、建筑风格、园林艺术, 以及制度、民俗、宗教、性格等, 都开始持续引起西方人的注意——他们大都只是“希望到中国游历”, 但也开始出现有目的地来到中国的有心人, 如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 (William Chambers), 他在广东各地



敦煌壁画中的窗



根雕《黄河之缘》，周扬作

中国人从文化到个人，都深深地楔入了一种叫“木性”的东西。



居延汉代木简



东方木神轿

考察10年，并写出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 Furnitures, Costum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两书。1757—1762之间，他还设计了皇

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园林。此后，就等到了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并不成功的访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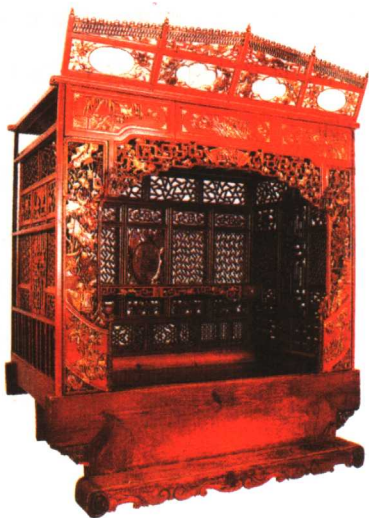
不论怎么说，富有园林精神的英国人来到中国，好像更容易找到一个最简洁的进入东方文明的入口，也比别的民族更容易进入中国文明的“实质”，所谓“实质”，正可以分解为“实物”和“质地”。

由家具、生活用具而至建筑及园林，正可以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入口”，而在进入中国文明长长的甬道时，很有可能，正是作为一种语言的木头本身起到了巨大的中介作用。比起石头建筑的坚硬、沉重、刚烈、整饬来，木头建筑及园林质地熟软，自然、朴素、亲切、友好，更富有天然的生命情调和人情味。中西建筑虽然同样经历了木质结构时期，但西方很快开始转向石材，这顺便可以解释



为什么欧美人对东方文明的隔膜——他们一直住在被称为“石头的史书”的建筑里，他们的原始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巫术意义上的“恋石”——他们的建筑风格也因此而与东方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分野，从希腊、罗马时代奠定的古典柱式建筑系统，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古典主义、直至十九世纪的复古思潮，一脉相承的柱式整套规则，由初创到纯熟地运用几何、数学的理性分析，上升为理论著述，他们在数的和谐、恰当的比例、尺度、视觉偏差的校正、尊严性、纪念性的表达等方面都为世人所瞩目，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为追求艺术而忽视了功能，强调理性而抹杀了人性等问题。

这是利用“实物”得出的简单差异，再进一步，如果



清代红木架子床，繁复而精美地比拟着一座神

说西方人使用石头“工具”并使之理性化、制度化，那么，中国人则从文化到个人，都可以说已深深地楔入了一种叫“木性”的东西，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

相传，在中国的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丁兰因幼年父母双亡，常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时间既久，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去刺木像的手指，木像的手指顿时就有血流了出来。丁兰回家后，如往日一样准备面见木像，忽见木像眼中垂泪，问明实情，大为盛怒，顿时就将妻子休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故事，实际上，中国人是不会怀疑这个虚假故事的真实感情的。我要强调的是，生活在木头的包围之中，你必须用木头这个“工具”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

如果要用一块小小的木头和数字来搭配出一个故事，我会这样讲：古希腊人最初就是用一块小木头制成了一弦琴，带着“一切皆数”的哲学精神，然后就在上边反复地实验，然后找到了构成音乐的一切元素。而在遥远的中国，《庄子·天下篇》则定下了另一种基调：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目 录



一、亲爱的木头

东方的大门	2
木头房子	7
独木崇拜	11
以木为本	14



二、神秘的木匠

轮扁造车	20
祖师爷鲁班	24
民间木工	28



三、传统建筑

木头最初的味道	36
古代建筑特征	39
官式大木	44
大木作结构构件	48
民间工美	52



四、宫殿巡礼

阿房宫与未央宫	58
宫殿掠影	62
美丽的大屋顶	68
高度、色彩与等级	71
那些大树	74



五、回忆四合院

四合院与胡同	80
同一屋檐下	85
宗法与家族制度	92
退化的个体	99



六、木头里的中庸

中庸之道	106
理性的幸福	110
中国佛教	116
道家精神	120



七、以斗拱为例

东方结构	126
一道大梁	128
斗拱解构	133



八、东方弧线

门脸观止	140
天人合一	143
原始崇拜	149
曲线之美	154



九、园林美学

园林穿行	160
天工开园	166
移步借景	169
辋川别业	173



十、东方家具

寻找紫檀	180
纹理与漆饰	183
榫卯	186
明清家具	190



十一、以筷子为支点

伸长的手指	196
筷子与刀叉	198
禁忌与迷信	203



十二、最后的棺材

悬棺之谜	208
东方死亡观	210
鼓盆而歌	214



十三、木头里的艺术

木雕	220
梨园传奇	224
听木头唱歌	227



十四、海上舟楫

乘桴于海	232
郑和下西洋	237
海禁与锁国	241



十五、永恒的田园

归田园居	246
重回汉唐	250
道法自然	255

附：参考书目

亲爱的木头

一



东方的大门



中国人常说：人
挪活，树挪死。

椰子树有公母之分，单独
一棵树是不会结果的。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会讲述自己的树木故事，从传说开始，或者，自有人类以来，好像每一棵树都有义务要
为人类记录下一些什么东西。

当然，树木的好些劳动都被我们忽略了，忽略的原因不外是：树都能活得比人
长；人是相信“挪活”的。这

跟树的信条很不一样，对于一棵树来说，它即使死了，也还会有木性（它很快又被叫作神性）留下来，一棵树往那里一扎根，就自动地取得了和土地爷的联系。

大树小树或工工整整、或散漫无章地立在那儿，就像是为了作证。树也像人一样信神，这一点是常被人忽略的。有些树是确有公母的，比如枣树、椰子、木瓜，单独的一棵树是不结果的，一旦有了两棵在一起，就能结果了，当然这很复杂，我们还不太能完全搞得清它们之间的两性秘密——这秘密中至少有一个类似于像红鲷鱼那样的转变性别的复杂机制。风、阳光或者水也许能知道一些它们在地下暗通款曲的方法。